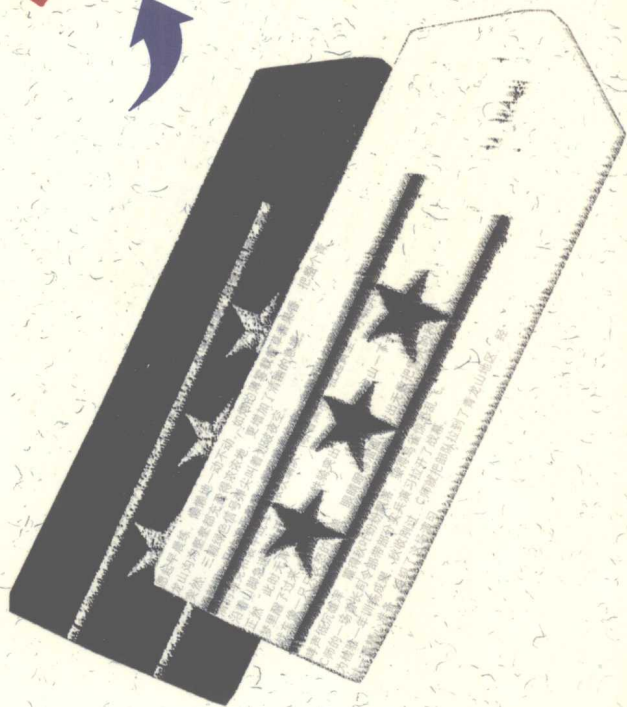


亮剑长篇系列

政委

李海鹏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李海鹏 著

团政委

亮剑长篇系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团政委 / 李海鹏著. — 北京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07

ISBN 978-7-5033-2115-3

I. 团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4155 号

书 名: 团政委

作 者: 李海鹏

责任校对: 马 涛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-mail: jfwycbs @ public. bta. net. 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所

印 刷: 北京国防印刷厂

开 本: A5

印 张: 17.125

印 数: 1—6000

版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33-2115-3

定 价: 33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主要人物表

- 姜海河 307 团政委
王兆奎 307 团团长
黄小龙 307 团王兆奎继任团长
金 磊 307 团副团长
陈 昊 307 团副团长
鲍廷玉 307 团参谋长
方广明 307 团政治处副主任、主任
唐志国 307 团后勤处长、参谋长
向 毅 307 团二连排长、连长
严跃新 307 团二连指导员、一营教导员
李亚民 307 团二连连长、二营营长
肖洪亮 307 团二连班长、三排长
皮厚志 307 团二连战士，外号“皮猴子”
冯连发 307 团政治处主任
秦洪波 C 师师长
王立诚 C 师政委
刘清亮 C 师参谋长、副师长
叶世成 C 师政治部主任、政委
高昌福 C 师坦克团副团长、C 师后勤部长
肖向山 C 师坦克团参谋长、团长
张 宁 258 外科主任、医院副院长
杨 欣 姜海河妻子
邵 静 《解放军报》记者
杨小珍 肖洪亮未婚妻
赵明成 雁栖县县委书记
顾 俊 雁栖县县长

目 录

第 一 章	1
第 二 章	21
第 三 章	43
第 四 章	67
第 五 章	90
第 六 章	115
第 七 章	139
第 八 章	166
第 九 章	187
第 十 章	207
第 十 一 章	228
第 十 二 章	249
第 十 三 章	267
第 十 四 章	286
第 十 五 章	312
第 十 六 章	335
第 十 七 章	358
第 十 八 章	379
第 十 九 章	401
第 二 十 章	421
第 二 十 一 章	443
第 二 十 二 章	469
第 二 十 三 章	491
第 二 十 四 章	519

第一章

1

深秋，青龙山的拂晓恬闲静谧。

东方微红，晨星寥落，冷月朦胧。曦光把远处山峦上长城的轮廓映得慢慢清晰起来，延绵起伏，时隐时现，仿佛一条隐首藏尾的巨龙在云海中翻滚升腾，蔚为壮观。漫山的树，漫山的荆棘，蜿蜒的山路，蜿蜒的溪流，青褐的灌木，青褐的庄稼，都挂上了一层银白色霜幔，冷峻肃穆。怕冷的秋虫，贪睡的野兽，眷窝的鸟儿，没有一点声响，就连这里有名的“一年刮两次，一次刮半年”的风，也好像刮疲惫了，不愿起早晨练，懒懒地一动不动。如烟的薄雾载着草香果香，把整个青龙山沟沟壑壑都充盈得浓浓的，更增加了清幽的意境。

突然，三颗绿色信号弹尖叫着划破夜空。

顷刻间，马达连天轰鸣，履带哗哗作响，山脚下丛林里轰然冒出数不清的坦克和装甲战车，依次编队，喷着黑烟，扯起黄尘，呼啸奔腾，沿着山脚急速向北开进。

正然“此时无声”，突兀“铁骑突出”，整个青龙山一下子从宁馨的梦里醒了过来。

战车像一只只发怒的怪兽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射出无数把雪亮的利剑，在天际间大写意地挑闪劈刺，斩裂飘忽的雾帐，搅碎朦胧的夜幕。咆哮声低沉雄浑，震得秋叶纷纷飘落，骇得鸟雀惊恐乱飞。

C师的一场首长司令部带部分实兵演习拉开了战幕。

为检验一年训练成果，秋收刚过，C师就把部队拉到了青龙山地区，经过一番精心准备，组织了这场演习。

企图立案是蓝军的一个机械化师，集结于青龙山以西的上店、下店地区，企图强行突破红军青龙山防御体系，夺占红方战略防御支撑点雁栖县城，为其后续大部队向北京攻进打开通道。红军一个摩托化步兵师，以青龙山主峰北侧的大峪口隘口为依托，在青龙山地区实施坚守防御。

拂晓时分，演习开始，蓝军按程序实施远程炮火准备之后，其装甲突击部队出青石谷口，在约十余公里处河滩里展开，正在快速向大峪口推进。

丛林里突然间冒出来的这个战车编队，就是代号为“利剑”的红军装甲部队——270坦克团。他们受命前出至大峪口隘口前的开阔地，从敌右侧插入，实施对抗阻击。

天放亮时，907号坦克行至岔路口，离开战车编队，在路边戛然停住。

车长炮塔门打开，一个身穿坦克兵迷彩作战服的军官钻出来，靠在炮塔门上，手举望远镜向马鞍岭方向眺望。

此人是装甲战车编队的指挥员——270坦克团政委姜海河。

战车隆隆从旁掠过，车灯起伏摇晃，不时扫在他的脸上：眉宇紧锁，目光深沉，紧咬着嘴唇，显示出刚强坚毅，也隐藏着焦虑。

这时，旁边装填手进出的炮塔门也啪地推开了，伸出一只手，拉着他的衣服使劲扯了几下。

姜海河回身看了一眼，点了点头没说话，又挺直身子，望远镜朝向了急速行进的车战编队。

铁流滚滚，前不见头，后不见尾，气势磅礴，威武雄壮。

突然，姜海河把望远镜一丢，两手揪着喉头送话器向上顶了顶，毅然决然地按下了胸前收发转换开关：“利剑集群注意！我是利剑1号，我是利剑1号！我命令，青云、鱼肠从砺剑石路口向西

迂回，在马鞍岭5号、6号高地间直插青石谷，封锁谷口，全力阻断蓝军后续部队和保障补给前出，利剑3号负责指挥。干将、莫邪继续按原案执行，利剑2号负责指挥！”

命令下达完毕，耳机里没有像惯常那样依次传来下属“明白”的回应，通信网静了下来。

对这个局面，姜海河没有过分地惊奇。他知道，西插青石谷口的命令太出格、太出人意料了。

十分钟之前，是他按演习指挥部的部署，给部队下达了向大峪口开进，全力实施阻击的命令，部队行进途中，又突然下令分兵西插青石谷口，这个变化太突然了，况且是有悖演习预案！他自己都好半天才想明白，哪能希冀部属一下子就反应得过来，自己都作了好一番思想斗争，迟迟下不了决心，哪能要求下边立刻就跟着认同。一个政工干部，第一次担当装甲集团总指挥这个角色，自己心里都没底，别人就那么信得过你吗？有些狐疑，有些犹豫都是很正常的事。

决心既然下定，命令已经发出，这个当口上，姜海河是不会管他们反应过来没反应过来，认同不认同的。他挺直身子，使劲把喉头送话器往上一顶，加重了语气：“利剑集群注意！我是利剑1号，听到命令回答！”

“报告利剑1号，我是利剑2号，指挥部赋予我部的任务，是在大峪口以西拦截蓝军装甲突击，请慎重考虑。报告完毕。”

战场上惯常规矩，对指挥员的命令，是按照代号和作战编成序列依次回应的。适才通信网里的静默，带领先头突击部队的利剑2号参谋长肖向山没有回答是主要原因。

肖向山一报告完毕，命令中担负西插任务部队的指挥员利剑3号副团长高昌福立刻跟了上来：“报告利剑1号，我是利剑3号。马鞍山以北至青石谷口地段，前出道路困难……”

姜海河一手举着望远镜向马鞍岭方向眺望，一手咔咔快速搬动了几下儿胸前收发转换开关，打断了高昌福的报告。

这是示意静网的信号，所有终端电台都要停止讲话。在一个通

信网络里，只有最高指挥员才有这个权力。

通信网里又静下来。

姜海河又转向身后执行西插任务的部队，凝望片刻，把望远镜一丢，两手揪着喉头送话器，斩钉截铁地命令：“利剑集群注意，我是利剑1号，我是利剑1号，执行命令，坚决执行命令！听到顺序回答！”

“2号明白！”

“3号明白！”

……

接下来，代号分别为干将、莫邪、青云、鱼肠的一二三营营长和装甲步兵连连长，跟着——回答明白。

“利剑2号、利剑3号注意，分头加速开进！决战决胜！”

“决战决胜！”利剑2号、利剑3号回应。

命令下达完毕，姜海河举起望远镜，开始转动着身体观察部队的行动。

“利剑1号，利剑1号，我是演习导调员。请你注意，指挥部赋予利剑集群的作战任务是开进到303高地以北开阔地，阻击敌装甲突击！听到请回答！听到请回答！”

270坦克团团长不在位，姜海河一个政工干部担负整个装甲部队总指挥，师司令部觉得不放心，特意派出老资格的装甲科科长宋铁甲来担任装甲部队的末端导调员。他自然也在通信网内，自然也听到了姜海河西插青石谷的命令，忙插进来焦急地呼叫。

“我是利剑1号，明白！”姜海河两手举着望远镜继续观察着部队行动，嘴里语气平静地回答。

看着身后战车行军编队自401号开始，按他的命令由岔路口转头隆隆向西去了，矮身下去，关住了炮塔门。

听姜海河只回答了“明白”两个字，并没有更改命令，又看到作为预备队的二营和装甲步兵连已掉头向西开进，这一下宋铁甲着了急，用明语报名报姓大声喊上了：“姜政委，姜政委，我是装甲部队导调员宋铁甲，我再一次向你明确，师首长命令你部，在大峪

口前开阔地全力拦阻蓝军装甲突击！听到请回答！听到请回答！”

宋铁甲不但语气焦急，还抬出了师首长，并把“再一次”、“全力”这些字眼咬得特别重。

“加速，赶到指挥位置上去！”姜海河先压迫转换开关，转为车内通话，对驾驶员下达了命令，而后回到通信网，语气平和地回答：“导调员，导调员，我是利剑1号。我部主力正按指挥部命令全速向303高地以北开进。”

“姜海河，分兵青石谷，违反演习预案！”宋铁甲也是九连出来的，姜海河一人伍宋铁甲就是连技术员，姜海河当九连指导员时，他是三营副营长，凭着老资格直呼其名了。

“导调员同志，我是利剑1号，请你遵守通信纪律，不许明语通话。你的导调电台只能在网内监听。”

“姜海河，你别胡来，要知道，你这是违抗战场命令！”宋铁甲确实急了，不顾姜海河提醒，继续用明语大喊，情绪激动，语气有点儿像吵架了。

姜海河回答很坚决但语气仍然平和：“导调员，利剑1号明白，请你不要长时间占用作战指挥通信频道。”

“姜海河，把整个演习搅黄，你要负责的！”

“战场上，最高原则是对打赢仗负责！”

“姜海河，姜海河，请转换对指挥所通信频率，师首长找你讲话！”宋铁甲见不能阻止姜海河，报告了指挥部，让指挥部直接干预。

姜海河一时没想好该怎么回答，压迫通话开关转为对内讲话，向驾驶员下命令：“加速前进！”

“利剑1号，利剑1号，听到请回答！听到回答！听到回答！”宋铁甲的呼叫声很大，一直在炮塔里回响着。

姜海河好像没听见一样，转动潜望镜，注视着分道隆隆西行的部队。

旁边的二炮手又一次伸过手来捅了捅姜海河的胳膊，焦急地敲打着耳机向他使眼色。

这个二炮手是 270 团司令部作训股长梁兴。

姜海河第一次独立指挥这样规模的演习，别说指挥部不放心，自己也没底数儿，为有个商量，把他拉上来代理二炮手。

姜海河在九连当指导员，梁兴是排长。此人颇有心计，是装甲兵指挥学院参谋培训队毕业的全优学员，对坦克兵作战战术理论算是科班出身，又有多年训练实践经验。要单说这个仗应该如何打法，梁兴非常赞成姜海河的决心，心里暗暗佩服老指导员的胆识。但是，他也非常清楚，这种演习历来都是按预案推演，一环扣一环，没有杨子荣“打虎上山”的过场，戏就没有威虎厅“聚歼群匪”的高潮。姜海河这么一来，把整个演习进程都打乱了套，不管这一仗打输打赢，都会惹出一番大乱子的。开进途中，姜海河跟他商量，他极力反对，两个人激烈地争执了一番。无奈，决心是指挥员来下，自己只能参谋建议，何况面对的是他老指导员，更不敢放肆。

他很为姜海河的执拗担心，见把宋铁甲这个高规格的导调员不软不硬地顶了回去，就不住地拉袖子提醒，这会儿，又听到宋铁甲让他和指挥所沟通，还不予理睬，再次行使参谋建议权了。

姜海河明白梁兴的意思，看了他一眼，摇了摇头，转身啪地把电台关闭了。

梁兴惊愕地睁大了眼睛，张大了嘴巴，又使劲拉了一下姜海河的胳膊。

姜海河没理睬，继续转动潜望镜注视着部队。

隆隆铁骑分头向北、向西猛插。

烟尘高高扬起，像两条巨龙腾跃翻滚，在青龙山南麓连接地地写出了一个大大的“人”字。

2

这个姜海河的长相极普通，是那种难说丑俊，难说文雅威猛，让人见了不会引起多大注意，过后不会给人留下多少记忆的大众化

形象。个头说高不高，说矮不矮，体形说胖不胖，说瘦不瘦，脸模说“国字”不“国字”，说“瓜子”不“瓜子”，哪方面都找不出什么特点来。没有办法用大胖子、大下巴、大犊儿头或者小白脸儿、小眼睛之类的词指代他。第一次见面，唯一能给人头脑形成反射的，是这张脸传递出的一种感觉，对这种感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，有的说叫敦厚，有的说叫憨实，也有人说叫大智若愚，反正不是那种满脸精明的人。

观其面便知其性，想象得出，这样一个人，下达这样一个有违其本性的分兵西进命令，是经过了激烈思想斗争的。

演习指挥部命令所给予的当前态势，是蓝军装甲突击部队已经出青石谷口，成展开队形向大峪口的红军预设防御阵地推进，后续主力部队、保障补给正在沿青石谷跟进。

姜海河从当兵穿上第一条绿裤衩子就在青龙山里滚，哪个山头没有爬过，哪条路没有走过，闭着眼睛也能把这一带地形示意图给画出来，对青石谷更是熟得不能再熟了。这是东西贯通青龙山西半部的通道，地图上沟长八点七公里，实际距离九点二公里，两面山高陡峭，道路狭窄。出青石谷口是一片开阔的乱石滩，约正面三公里，纵深十六公里，老百姓叫它金沙滩。再往东，越过拱卫京畿的最后一道屏障——大峪口，就是平原了。

不管这个金沙滩是不是传说的杨家将“七狼八虎”闯幽州的古战场，历来兵家把青石谷、大峪口视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要隘是不假的。前汉时期抵御匈奴入侵，北宋年间抗击辽兵进犯，都是凭险据守的咽喉要道，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屯兵堡垒和两军鏖战的遗迹。

指挥部的命令叫他感到意外。既然知道敌人从青石谷东进企图，干吗这种天然屏障不利用，非要放他的装甲突击部队进到开阔地展开，再去跟它对抗拼命呢！即使已经让它的装甲突击部队突进来，也不能把它后续主力再放进来了啊！

猛然接到命令，仓促之间他没有来得及想清楚，只能按命令指挥部队北进。行进间，调动全部脑细胞紧急思索，越想越觉得不对

劲儿：和蓝军装甲突击部队相比，自己无论兵力数量还是坦克作战性能，都处于劣势，并且是行军编队对敌展开坦克集群，对抗结果显而易见，根本没有胜算。

真的打仗，这种赔本赚吆喝的傻子买卖能做吗？

他看得很清楚，这个演习预案就是摆练给人看的：大幕一拉开，嗨！红蓝双方装甲部队齐集在大峪口隘口前开阔地，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坦克大战，铁骑轰鸣，炮声隆隆，飞沙扬尘，先声夺人，引人入胜。接着是正片——蓝军主力跟上来，形成步坦协同，粉碎红军阻击，在红军防御阵地前展开。于是，依托既设阵地的攻防大战开演，双方冲击反冲击，争夺反争夺，接二连三来它几个回合，打到难分难解时，红军预备队加入，从侧后包抄，前后夹击，全歼进攻之敌于坚固阵地之前，三颗红色信号弹升起，红军取得伟大胜利！

虎头龙身豹尾，多好看的一场大戏啊！

不能说它不精彩，不能说它不周密，只能说它太匠气！

明摆着，装甲集团所担负的阻击敌装甲突击作战，只是整个演习的一出开场折子戏，显然是只要过程不计结果，胜败无所谓，热热闹闹地叫座儿就行。而且必须要败，你打胜了，后边就没戏可唱了。

随着坦克在山地上剧烈地俯仰颠簸，他的思绪也在激烈地起伏翻腾。

看清是看清了，但这个决心难下。

军令如山，在战场上各有主意，不遵帅令，乃兵家之大忌，惹出乱子来是要杀头的。全局的仗怎么打法，那是作战总指挥决定的，配属部队指挥员是什么？看到戏台上站立两厢的“众将官”没有？台词只有两个字——“得令”，再剩下的戏份儿，就是打着小旗儿吆喝着转圈儿了。

多年来，人们都习惯了，演习就是摆练，预案就是剧本，谁攻谁守谁进谁退，都是设计好了的过场。反正不管怎么打法，最后无一例外地红胜蓝败，演习还没开始，总结早写好了，“演习取得了

圆满成功”。评价好坏，就是大家看着是不是热闹，领导看着是不是满意，这几乎成了人们意会心传的潜规则。

不按预案推演，真的执行战场纪律，枪毙杀头那倒不至于。但是，别出心裁把一场出彩儿的大戏给搅黄了，不管你胜败对错，都是大逆不道。等着吧，领导的呵斥，部下的抱怨，有关者的白眼，无关者的唾沫，都足足够你受用的。那种滋味儿，没有枪毙杀头那么直截了当，可比“军法从事”让你难受得多，搞不好你要受用后半生！

20世纪80年代初是地球上的多事之秋。跑马拉松一样的两伊战争，实力悬殊的英阿马岛战争，闪电式的以色列轰炸贝卡谷地、入侵黎巴嫩，以强凌弱的美军入侵格林纳达……可谓硝烟四起，烽火不熄。这些战争，在武器装备、作战样式、制胜手段等各方面，已经有了全新的变化，战场态势更加难以捉摸，以至西方军事家们惊呼——新一轮军事革命开始了！

对世界上不断发生的战事，一般人也只是看看热闹，关心其因果胜败，悲悯弱者，斥骂无道。军人则不同，出于职业原因，更多的是对哪一个仗是怎么个打法感兴趣。进入了电子化、信息化时代，仗不再是原来的打法了。最高统帅看明白了，指出了我军打未来战争的“两个不够”，首先就是“各级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”。亲自批准、亲自参加北方战区802演习，目的就是要给全军一个这样的信号——跟上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步伐。

不事张扬的人，一般都爱思索，姜海河对这场新军事变革一直密切关注着。他感到，首长司令部演习，目的是训练各级指挥员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随机应变的指挥能力，这样没完没了墨守成规地摆练，按程序走个过场，到什么时候才能“够”得了啊？

稀里糊涂地吆喝着随大溜儿演一场戏倒是很轻松，倒是什么责任也不用负，可这样的演习有什么意义呢？指挥员、战斗员能练什么？非但无益，反而有害，会把人们的思路继续禁锢在和平演戏的游戏圈儿里。

欲“抗”不能，不“抗”又不能！

姜海河的指挥车行进到砺剑石岔路口，往前进入山谷，就没有了西去道路，再不下决心来不及了！

又是和姜海河生性有关，他的“大逆不道”还是有顾虑，“逆”得有点三心二意，“逆”得有点拖泥带水。

毕竟面对的是上级领导，不能做得太绝；毕竟是有违战场命令，自己的退路不能不留。他选择了一个自认为两全的决策：用两个主力坦克营继续执行指挥部前出开阔地对抗阻击的命令，按预案把戏演下去，反正三个营也是输，两个营也是败，两个营也能打出预案所要的效果来；用原作预备队的二营带装甲步兵连，向西直插青石谷口，阻断蓝军后续部队和保障补给前出，使蓝军主力上不来，无法实现其作战企图，同时，陷其装甲突击部队于孤立无援，削减了优势，开阔地的对抗阻击也增加了取胜的几率。

于是就有了前边的一幕。

3

作战情势跟姜海河预想的一样。

青石谷口，高昌福指挥一个坦克营带装甲步兵连插过去，装甲步兵连出其不意夺取了制高点 733 高地，卡住了咽喉要道。三个坦克连在谷口占据两厢，相当二十几座钢铁碉堡，形成强大的交叉火力，正面不足两千米的口子，鬼也出不来啊！蓝军的攻坚主力和保障补给都被窝在了青龙山以西晒了干儿。

大峪口前河滩上也打胜了。肖向山指挥打仗鬼点子多得很，带两个坦克营突到大峪口前，没有往开阔地里突进，命令各连只击不阻，选取有利地形隐蔽，兜屁股炮击，“不许放空枪”。蓝军实施装甲突击的几十辆坦克和装甲战车，暴露在开阔地上，孤立无援，还击都找不到目标，只有挨打的份儿。像关进笼子里的野兽，没头没脑地发怒，东奔西突地瞎撞，对抗了两个来小时就因燃料耗尽和没有技术保障趴了窝。

这场演习本来预计要进行一天一夜的，可是双方主角儿没有出

场，主力无缘会面仗就打胜了，后边的戏还怎么演下去？

不到中午，三颗红色信号弹升起，演习结束了。

这一下不得了了，整个青龙山都炸了窝。

最窝火的是演习总指挥 C 师参谋长刘清亮。姜海河这一杠子把他打蒙了，上边下边脸面都丢大发啦！

军里派来的观察组太不顾情面，连送上山来的中午饭都没吃，推说有事要走。带队的作训处长给刘清亮甩下一句话：“搞了十几年训练，没见过这种半途中止的事儿，看来你们 C 师首长司令部训练的任务还重得很啊！”

其实一个处长说啥不说啥，刘清亮倒不怎么在乎，担心的是处长回去怎么跟军首长汇报。参座的架子也顾不得端着了，追上去找人家叽叽哇哇解释了好半天，讲他的预案如何周密合理，说他的命令是怎样下达的，骂姜海河这个政工干部不懂规矩，怨师里主官领导不听他指定代理团长的意见……他是要让作训处长给军首长带回信息——不是他无能。

307 团担任红军在大峪口预设阵地的防御主力，两千多人在山上工事里趴了一天一夜，冻得周身上下透心儿凉，手脚麻木腿抽筋，结果跟蓝军攻坚部队连个照面儿都没打，就突然莫名其妙地接到撤出阵地的命令，窝囊得气不打一处来。经过指挥所时，许多人都指指点点骂骂咧咧。

一贯说话尖刻的团长典世章这回倒是挺客气，抹着清鼻涕不凉不酸地冲刘清亮说：“青龙山上好凉快啊！刘参谋长，是不是跟后勤部说说，给补点医药费，要不然恐怕光 APC 片儿，也得连明年的医药费都吃超支啦！”

可气的是指挥所里手下的参谋们，也跟着瞎嚷嚷。

“哼，我们司令部可真成东来顺的羊肉片儿了，又嫩又软，一个政工干部也拿过来就开涮！”

“姜子牙这是犯什么劲，跟谁呀？替‘十四子’抱不平？”

“兵熊一个，将熊一门，老参谋长那时候，他敢啊？借他俩胆儿！”

这些议论正好捅到了刘清亮腰眼上，刺激最大。原因是他有一个和清朝雍正皇帝一样的心病——继位不正。

都说机会钟情于有准备的人，这话不是绝对的。在C师，人们都说刘清亮不用准备，机会也老跟着跑。不知是生辰八字正，还是祖坟风水好，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，每到关键时刻总有“贵人相助”，遇难呈祥。几年时间，从绘图参谋，一路过关斩将，当上了C师参谋长。

刘清亮的好运气基本上源于爹妈给的一脸聪明，一张巧嘴，一双写好字的手。凭借这个，新兵训练一结束就被选在师作训科当了绘图员。在机关“近水楼台”，理所当然比在连队撅着屁股摸爬滚打的大头兵要“先得月”，三年不到，绘图员成了绘图参谋，虽然事还是那点儿事，但身份不一样了。机关干部定职，按年头弄了个正营参谋，在师级机关顶了天，一天没在连队干过，不好下部队任职，明显，前行之路就是打道回府。别的好说，老婆是在驻地找的，正营职务还够不上就地安排衙儿，转业回老家不跟着走怎么办。正发愁，恰巧来了去石家庄步校参谋集训队培训的名额，躲过一时是一时吧，通融了老参谋长，住校去了。他自己也没想到，这个无奈的躲闪成就了他的人生大转折。培训回来，上级跟着有新政策下来，入学培训的要提职使用。有人说新政策是因为军区管干部的副政委公子、姑爷都是这一批培训的，大家跟着沾了光。是不是这个原因不知道，反正刘清亮回来就正营晋副团，当了作训科科长。知了猴儿变知了，待的位子高了，能力水平不会立马随着长，先天缺陷也还在那儿，科长干得平平，前程并不看好。又是在他的军队生涯“弥留”之际，运气之神再次光顾，恰巧北方战区在北线搞了一次大型演习，刘清亮经同学推荐，被抽去帮了几个月忙。他抓住这个机会，积极活动，想留在战区训练部的目标虽没达到，但得了北方战区演习指挥部的一封信函：刘清亮同志参谋业务精通，演习期间表现突出，建议原单位给其记三等功一次，提拔使用。当时大演习炒得也很火，演习指挥部的大红戳子一盖，军里、师里都不敢怠慢，但还是考虑他没在基层干过的先天缺陷，怕下去当团长